

游宦纪闻 (宋)张世南撰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卢文弨跋

游宦纪闻序

仆自卯角，随侍宦游，便登青天，万里之蜀。及壮走江湖，无宁岁。闻见虽稍广，性天不灵，随即废忘。绍定改元，适有令原之戚，闭门谢客。因追思，捉笔纪录，不觉盈轴，以游宦纪闻题之，所以记事实而备遗忘也。嗣有所得，又当傅益之云。鄱阳张世南光叔。

游宦纪闻卷一

书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一岁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岁十二月计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尽不与焉。世南尝以此问学历者，所对皆未精切。其说当以今岁立春，数至来年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时刻较之，实三百六十有五日常三时。】世南始得其说，未以为然。取百中经试加稽考，殊无差者。盖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岁一周天。一岁云者，自今岁冬至，数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奇三时，所奇三时，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计之，不满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尽，又积其余，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闰。其所以有小尽有闰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进三十度，与日合朔。合朔之际，即为一月。凡一岁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论期之一，当以气周断，不当以十二月断也。

鄱阳为郡，文物之盛，甲于江东，无图经地志。元佑六年，余干都颉，作七谈一编，叙土风人物云：「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琏有记，今不复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辈访问，汇聚而为图经，然登载亦未详尽；如秋荐五十有五人，殊无确然之说。世南尝闻之先生长者云：「旧

额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浑化，骤增员数。」此说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传。有故旧家藏元佑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后。又德兴县开山记载，宣政间，拨弋阳县建节乡入本县，分割苗税，而信州减两名解额归饶。以此可见人言之妄。尝试考之，盖自大观兴三舍试，番士寢盛，以在郡学人数定贡士额，岁贡一十八人半。后罢贡法行乡举，合三年大比，积计五十五人半，遂为定制。此说载之国史及法律学令。南渡后，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场，各举二人。绍兴丙子罢流寓，入本贯额。诸郡各增其二，惟饶以额宽，故仍旧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经，乃从唐显庆壬寅年壬寅日积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数，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数，然后在寅上数【上声】一数【去声】，逆行间一位，是第二十，下仿此。则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三数，以六数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万数；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数。自壬寅数到壬申，计三十位。又自壬申数下第三位，则旦日为甲戌，他仿此。欲知每岁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后九年前一月旦日，毫发无差。乃知数学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图经、本草，人家最不可缺。医者处方，则便可知药性；饮食果菜，则便可知避忌。然其间有常用之药，而载以异名，卒难寻究。鄱郡官书，有本草异名一篇。尽取诸药它名登载，似觉繁冗。今摘常用者书于此。以备博知。

荆芥曰「假苏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铃子曰「练实」，诃子曰「诃黎勒」。花谢欲结子，为风吹堕者曰「随风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医家只以「紧实小诃子」代之。山药曰「薯蕷」，一名「玉延」，简斋尝作玉延赋。苍耳曰「?耳實」，馬蘭花曰「蠡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藜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柏子仁曰「柏實」，凌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芰」，蘿蔔曰「萊菔」。已上药名，间亦有医者所未尽知。

余童字端蒙，鄱之乐平人，由学省登绍兴戊辰第。幼学已能文，同里项氏极爱重之，欲纳为婿，其意未决。余一日来访，项谓曰：「偶得写景句云：『杜宇一声春昼永，午梦惊残。』子能对否？」余应声云：「黄鹂百啭晓风清，宿醒消尽。」项大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蕲守。其族子永之为世南言，永之亦能诗者。

刘过字改之，能诗词。流落江湖，酒酣耳热，出语豪纵，自谓晋、宋间人物。其诗篇警策者，已载江湖集。尤好作「沁园春」。上稼轩词，已见岳侍郎珂程史，最为辛所喜。今又得数篇；其一：黄尚书由帅蜀，中合乃胡给事晋臣之女

。过雪堂，行书赤壁赋于壁间。改之从后题一阙，其词云：「按辔徐驱，儿童聚观，神仙画图。正芹塘雨过，泥香路软，金莲自拆。小小篮舆，傍柳题诗，穿花觅句，嗅?攀条得自如。经行处，有苍松夹道，不用传呼。清泉怪石盘纡，信风景江淮各异殊。想东坡赋就，纱笼素壁；西山句好，帘卷晴珠。白玉堂深，黄金印大，无此文君载后车。挥毫处，看淋漓雪壁，真草行书 【原注：案龙洲词题云：「苏州黄尚书同夫人惠斋游报恩寺。」皇宋书录载此词：「按辔」作「缓辔」，「自拆」作「自策」，「觅句」作「劝酒」，「苍松」作「松篁」，「信风景」作「算风景」，「想东坡赋就」作「记东坡赋好」，「素壁」作「旧壁」，「句好」作「句妙」，「晴珠」作「晴虚」，「挥毫处」作「杯行处」，「雪壁」作「醉墨」。按明毛晋刻宋六十名家词中龙洲词载此阙，除原注校出者外，尚有几处：「正芹塘」作「放芹塘」，「泥香」作「芹香」，「经行处」作「山行处」，「清泉怪石」作「清泉石下」，看「淋漓雪壁」作「相淋漓醉墨」。又原注中惠斋毛刻本作「春聚」。】。」后黄知为刘所作，厚有馈贶。

寿皇锐意亲征，大阅禁旅，军容肃甚。郭杲为殿岩，从驾还内，都人昉见，一时之盛。改之以词与郭云：「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千官鳞集，貂蝉争出；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铃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 【气吞强敌 「强敌」稗海本作「胡虏」。按清代前期刻书，对「胡虏」、「狄」、「夷」等字样，均有所讳避，往往更改。稗海系明刻，当从之，据改。】，惨惨尘沙吹北风 【惨惨 「惨惨」稗海本作「惨愴」。】。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 【原注：案此词，龙洲词不载。】郭馈刘，亦踰数十万钱。

又送孙季和云：「问信竹湖 【孙自号】，竹如之何，如何不归？道?山越水，无非佳处；来无定止，去亦何为。莫是秋来，未能忘耳，心与孤云相伴飞。关情处，向南山寄傲，北涧题诗。 人生了事成痴，算世上终无真是非。看云台突兀，无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疏雨梧桐，微云河汉，钟鼎山林无限悲。阳山县，问昌黎负汝，汝负昌黎。」 【原注：案龙洲词「何为」作「何之」，「莫是」作「只怕」，「心与孤云相伴飞」作「心与轻云一样飞」，「关情处」作「愁无奈」，「向南山寄傲，北涧题诗」作「北窗寄傲，南涧题诗」，「终无」作「久无」，「看云台」作「恨云台」，「负汝」作「误汝」，「汝负」作「汝误」。按毛刻龙洲词载此阙，除原注已校出者外，尚有几处：「人生了事」作「人生万事」，「雪堂零落」作「雪堂流落

」，「问昌黎」作「时昌黎」。】

又尝于友人张正子处，见改之亲笔词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尝赋贺新郎与一老娼，至今天下与禁中皆歌之。江西人来，以为邓南秀词，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说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料彼此，魂消肠断。一枕新凉眠客舍，听梧桐、?雨秋风战。灯晕冷，记重见。 楼低不放珠帘卷，晚妆残、翠蛾狼藉，泪痕留脸。人道愁来须殢酒，无奈愁多酒浅。但托意义焦桐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云万迭，寸心远。』 【原注：案龙洲词「如何消遣」作「怎生消遣」，「秋风战」作「秋声颤」，「记重见」作「记初见」。按毛刻龙洲词载此阙，除原注已校出者外，尚有以下几处：序文中「壬子秋」作「去年秋」，「求牒」作「求试」，「尝赋贺新郎与一老娼」作「赋赠老娼」。词中「无奈愁多」作「无奈愁深」，「焦桐」作「焦琴」。】 【改之自号龙洲。】

余侑字季伦，号痴斋，吾乡诗人也。章泉先生雅爱之。作书，使袖访韩仲止，及门，候谒甚久。将命者出，扣所由来，久犹未出。余题二诗壁间云：「谒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菱。苍头前致词，问我何因来？士节久雕丧，人情易嫌疑。本无性命忧，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闻由昔者，礼进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后鞭。尚书八座贵，吏部一灯传。惊代文章伯，曾容贾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见诗，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诗集号蛙吹，藏于家云。

翡翠屑金，人气粉犀，此物理相感之异者。尝观归田录，载欧公家有一玉罨，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铃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 【老内臣也 说郭本「臣」作「人」。】，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春圣库，库中有翡翠琰一只，所以识也。」其后，偶以金环于罨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诸药中，犀最难细捣。必先镑屑，乃入?药中捣之。已而?药筛尽，犀屑犹存。偶见一医僧元达者 【医僧元达 「僧」稗海本、说郭本均作「生」。】，解犀为小块子，方一寸半许，以极薄纸裹置怀中近肉，以人气蒸之。候气熏蒸浹洽，乘热投臼中急捣，应手如粉，因知人气之能粉犀也。今医工皆莫有知者。

夷坚志载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泻痢连月。重九日梦至一处，类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视壁间有韵语药方，读之，其词曰：「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法治之，医家大错。」如方服之

，遂愈。

世南在蜀中，拜访林下人，求独炼法，鲜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传授云：「丹经谓：『捉得龙，伏得雄。』言雄黄见火，则飞走为烟焰，最难伏也。」其法用雄黄不拘多少，研细。甘锅火内，令通红，取出。搗雄黄末入焰硝内【搗雄黄末入焰硝内「入焰硝内」稗海本作「焰硝末」。】，急用桃枝搅转，即成水矣。急倾出瓦碟内，微侧碟子，则清者一边。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细，以宿蒸饼为元，如菉豆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黄末一两，大约用焰硝一钱。此乃丹家秘法，得之甚艰。古人云：「施药不如施方。」故详记之。

书大字用松烟墨，每患无光彩，而墨易脱。偶得太一宫易高士书符用墨诀试之【太一宫易高士「太一」稗海本、说郛本均作「太乙」。】，果妙。其法以黄明水胶半两许，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时，以胶水两蚬壳，研至五色见淳作【研至五色见淳作「淳作」说郛本作「浮采」。】，再添胶水，俟墨浓可书则止。如觉滞笔，入生姜自然汁少许；或镕胶时，入浓皂角水数滴亦可。

士大夫谒见刺字，古制莫详。世南家藏石本元佑十六君子墨迹；其间有：「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庭坚奉谢子允学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黄庭坚手状。」「耒谨候谢子允学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国史院检讨张耒状。」「补之谨谒谢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补之状。」「汝砺参候子允校书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佑四年时。惟彭公为中书舍人，余皆馆职也。

刺字，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称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风流气味，将之以诚。今人观之，宜泚颡矣。

野处先生，尝跋此碑，谓子允不知为谁？尝考之；常立字子允，当时亦在馆中，当是谒常无疑，而野处偶未详也。

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编纸，皆治平四年，士夫往还书状。有「医博士程昉：右昉谨祇候参节推状元，伏听裁旨，牒件如前，谨牒。治平四年九月、日，医博士程昉牒。」如此类者数纸。如冬至、年节、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有贺冬状一幅云：「泗州军事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权保信军节度推官彭汝砺，右某启；伏以晷运推移，日南长至。恭惟发运学士，膺时纳佑，与国同休。某限以职局所拘，不遑躬诣丹墀，祇候陈贺下情，无任惶惧之至，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年、月、日，具位某牒。」与今大异。

今医家修制药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许学士方前所载，亦既

详矣。世南在蜀得数法，颇出古人意表；如麦门冬去心，古法，汤泡少时则易去，今只以银石铍火上微焙，随手渐剥，极易为力，又不为汤渍去药味。

乳香没药最难研；若作元子药，则以乳?研略细，更入酒或水研，顷刻如泥，更无滓脚。若酒糊元，则入酒研；若以面，则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细，且不飞走、亏耗分两。

## 游宦纪闻卷二

唐、邓间多大柿。初生涩，坚实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槁楂置其中，则红烂如泥而可食。榘梲亦可代槁楂用，此欧公归田录所载。但江南人不识榘梲，世南侍亲官蜀，至梁、益间，方识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则味损而黑。凡食时，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于柱上击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梲切去顶，剝去心，纳檀香、沈香末，并麝少许。覆所切之顶，线缚蒸烂。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脑子少许，和匀，作小饼烧之，香味不减龙涎。

金橘产于江西诸郡。有所谓金柑，差大而味甜。年来，商贩小株，才高二、三尺许。一舟可载千百株。其实累累如垂弹，殊可爱。价亦廉，实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铤。往时因温成皇后好食，价重京师；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菘豆中，则经时不变。盖橘性热，豆性凉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亲自成都归夔门官所。舟过眉州，见钓于水滨者，即而观之，篮中皆大虾蟆，两两相负，牢不可拆。极力分而为两，旋即相负如初。扣钓者，云「市间以为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贵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亲朋更相馈遗者，此也。辛巳，侍亲守酉阳。一日，游郡圃池岸，亦有相负者数十对。沅陵胡宰留，栝苍人。闻之，亟令人捉去。谓其乡里以为珍品，名曰「风蛤」。

予世居德兴，有毛山环三州界，广袤数百里。每岁夏间，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岩洞间，捕大虾蟆，名曰石撞，乡人贵重之。世南亦尝染鼎其味，乃巨田鸡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与所见者异矣。坡公：「眉人恨不脱得锦袄子」，即此物也。

世南尝观文选，左太冲蜀都赋曰：「乘蜚鼃鼃，同眾共罗。」刘渊林注云：「蜚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长五、六寸，雌尝负雄行。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曰『乘蜚』。」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载云。然世南顷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及西和、宕昌」  
【原注：案元本宕误岩。】，亦诸蕃宝货所聚处。五羊、桂笕、桐城亦有之，往往皆来自蕃舶。又有所谓河北山犀，纹粗而不光。要之，数处皆非所出

，乃所聚耳。

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顶一角；或云两角；或云三角。郭璞尔雅注：「犀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他果反，】亦有一角者。」【小而不隋，亦有一角者「隋」据尔雅注疏(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郭注作「楠」音堕。「亦有一角者」句上，有「好食棘」三字。】岭表录异曰：「犀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而今人多传一角之说。向在蜀，见画图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审孰是。

此数种，俱有粟纹，以粗细为贵贱。贵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纹，必自恶其影，常饮浊水，不欲照见也。文理绝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脑上角千岁者，长且锐，白星彻端。能出气通天，则能通神，可破水骇鸡，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线者，以盛米，?见即骇。其直者，刻为鱼【其直者，刻为鱼。「直」原作「真」按抱朴子原文为「得直角一尺以上，刻以为鱼……」此处「真」字?，据改。】；衔入水，水开三尺。」俗所谓离水犀者是也。犀胎时，见物象戾天，则形于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断不通。其类极多，皆以为奇异。故波斯呼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言难识别也。

犀中最大者曰「堕罗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额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带胯；斑散而色浅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犀。纹理细腻，斑白分明，俗谓斑犀。服用为上。然入药，则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药者，有黑白二种，以黑者为胜。其角尖又胜。方书多言生犀相承，谓未经水火湛【将廉反】焮者是，或谓不然。盖犀有捕得，杀而取者为生犀；有得其蜕角为退犀，亦犹用鹿角法耳。

唐相段文昌门下医人吴士皋，因职，于南海见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栈。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毙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蜕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迹其处，潜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则犀徙去别山遯迹，不可寻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异物志云：「山东海水中犀牛，乐闻丝竹，彼人动乐，犀则出。」

祥符间，老瑯李德永，撰点头文一编。其间有论犀带至贵者，无出于黑犀。谓生犀彻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经汤火，只如饼馅，解刀四边，取方为较具。其文头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蜡刷之，自然光润。性全脂脉在内，兼无皴裂，四边云头两脚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牯；黔谓无纹，螺谓纹旋

，?纹细，牯纹大而匀。或每一粒纹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黄犀，须是里外透明，莹净如真金色者，至宝也。

又一说，犀有二种；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见。五溪记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尽。夷獠以弓矢采取，故曰『黔犀』。」

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经热。口燥唇干，百药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饮两碗许，疾顿除。

成都双流县，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画太逼真，易为人所识别。然色泽粟纹，自有不可揜者。

井邑间市语，谓犀下品为「鬼犀」，乃死犀角。其纹、色，绝不堪也【原注：案解刀四边，「解刀」，揩上声，疲也，于义无取，疑「绝刀」字之误。又案「故曰黔犀」上，似有脱文。】。

淳熙丁酉，议者以混补太学，人数猥冗，遂立待补太学生之法。以终场人数定其额，百人取三，继又倍之。预选者【原注：案此处似有脱误。】，是亦薄收场屋之效。时多嘲谑之语。独司业计公衡，名之曰「贡余」，尤觉隽永。

淮南人藏盐酒蟹，凡一器十只，以阜茱半挺置其中，则经岁不坏。世南向侍亲至四明，盐白而廉。仆辈贪利，以庵盛贮。邸翁曰：「涂中走鹵，将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阜茱一挺置其中，则无虑矣。」试之，果然。

凡衣帛为漆所涴，即以麻油先渍洗透，令漆去尽。即以水胶镕开，少着水令浓，以洗麻油，顷刻可尽。盖胶性与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

若白衣为油污，石膏（火研）细，糝污处，以重物压过夜，则如初。如卒无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试之效。

验漆之美恶，有?括为韵语者云【有?括为韵语者云「?」原作「槩」，说郭本作「?」。按「槩」为正曲之物，应与「木氏口」或「栝」连用，与「括」连用者，应作「?」，据改。】：「好漆清如镜，悬丝似钓钩。撼动虎斑色【原注：案商刻作琥珀色。】，打着有浮沔。」

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而鞞圈子上【则如鼓而鞞圈子上「而」说郭本作「面」。】。纔有伪，则不着圈上矣。

雄黄、雌黄出阶州。雄黄好者如鸡冠，色透明可爱。雌黄佳者成叶子，如金色。入乳钵内研，顷刻成粉，色极鲜丽。与韶粉相忌。绘事不可用二物，稍相亲，则色沦胥而黑。向在蜀，曾令画工用之。卷藏数月，已而展翫，其色果然，工亦不晓【原注：雄黄、朱砂中，皆有水银。韶粉乃铅烧者，水银见铅



必黑。】。

蕲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

陈文忠公尧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状元及第。文惠公尧佐，字希文，端拱元年，举进士第十六人。康肃公尧咨，字嘉谋，咸平三年，状元及第。三人，皆秦国公省华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赐绯。与父省华，同日改秘书丞。故唐夫有启事云：「蟾桂骊珠，连岁有弟兄之美；鱼章象简，同时联父子之荣。」

吾乡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连中词科。绍兴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学士直翰苑。绍兴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兴二年，文惠公适继之。干道二年，文敏公迈又继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卢有谢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之游。」二事实为本朝儒林荣观之盛。

韵略中无「打」字，已详见归田录中。但于广韵「梗」字韵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谈谓打鱼、打水、打船、打伞、打量之类，于义无取。沙随先生云：「往年在太学炉亭中，以此语同舍，有三山黄师尹曰：『丁、当也，以手当之也。』其义该而有理。」

无「不」字，但于「有」字韵中音俯九，又「尤」字，韵中音方鳩。

「褪」字亦常用者，?检字书皆无之。「尖」字，韵中亦不载【原注：卢文弨曰，案「褪」，古但作「退」，「尖」古但作「𦏧」，广韵有「尖」字。】。

东坡谒吕微仲，值其昼寝，久之方出。见便坐有昌阳盆，豢绿毛龟。坡指曰：「此易得耳！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耳睡一觉，抵别人三觉。』」世南尝疑坡寓言以讽吕，未暇寻阅质究。偶因见岭海杂记，有载六目龟出钦州，只两眼，余四目乃斑纹。金黄色【金黄色「色」稗海本作「花」。】，圆长中黑。与真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细辨认，方知为非真目也【原注：案陈与义石龟诗云：「道人莫欺此龟无六眸。」胡仲孺注云：「江赋有『龟六眸』。唐先天中，江州献六眸龟。」】。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国初时，人亡其名。以博学教导后进，故世以夫子称。貌陋且怪，长目广鼻，?髯垂癭。性率不自饰，虽冠带，往往爬搔扞虱。然为歌诗，有惊人句。今蜀人止能诵其一联云：「两轮日月磨兴废；一合乾坤夹

是非。」

熙宁中，文与可因至天彭，馆于徐公园。杯酒谈笑中，肆笔成夫子像于亭之壁，曲尽寒酸态度。元丰壬戌，郡守聂子固，惧其岁久隐晦漫灭，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复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尝得其本。今人但见与可枯木竹石，未尝见其为物。坡公谓「与可诗文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诚哉是言也。

蜀昔有术士，精于谈天，尤善戏谑。士夫或有以五行试其术，答云：「此人必已食禄，异时官至五马。」咸强其笔于楮，以为它日证验。于是索笔特书云：「目今敛板鞠躬，已见二千石在后。」莫不哗然哂之，且谓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为谬言如是？」术者云：「吾之术验矣，请细思之。」方悟敛板鞠躬之说，莫不为之一笑。

今之作倅者，皆借绯。堂除知县亦借绯。太守则借紫。谓已经赐绯，则借。军监则仍绯。边郡节镇，不俟赐绯，可借紫，谓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后得军，则仍服绯。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张嵩，先知嘉兴府，后知建昌军，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旧旨。」从之，遂为定例。

游宦纪闻卷三

泊宅编云：「越绝书曰：『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沙随先生云：「以世事观之，殆未然也。齐民要术曰：『凡种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段氏曰：『鹤生三子，一为鸱』。禽经曰：『鹤生三子，一为鹤』。造化权舆曰：『夏雀生鹑，楚鸠生鸮』【原注：案元本误鸮。】。南海记曰：『鳄生子百数，为鳄者才十二。余或为鼃、为?』。然则尧之有丹朱，瞽瞍之有舜，鲧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先生又尝谓「桂生桂，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异类者，理之变也。先儒谓扬雄宜有后，张汤宜无后。然则人之私智，安得必之于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斯言尽之矣。」

昔人有诫后生，不可称前辈表字【不可称前辈表字「字」原作「德」，说郭本作「字」。按据后文，当作「字」，据改。】，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时出于中心至诚，未尝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为美称。殷人以讳事神，而后有字。仪礼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称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称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盎之侄问盎曰：「丝能日饮几何？」近世子由与坡公，多言子瞻兄。陈了斋师事龟山，简中称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讳其名，又讳其字也。

又，今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讳」

」，载之礼经可覆。礼部韵载，先帝庙讳曰「讳」，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称生人名乃曰「讳」，不祥之甚也【原注：卢文弨曰：案汉宣帝诏云：「其更讳询。」】。

世南少小时，尝见亲朋间，有请紫姑仙。以着插笱箕，布灰桌上画之。有能作诗词者，初间必先书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斋者。亦有能作时赋、时论、记跋之类者，往往敏而工。言祸福，却多不验。

近时都下有士人，许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黄公朴，同一、二朋友访许，扣功名大略。即书「沙门光远降」。先作自赞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经，不识三千条大戒。醉后高歌，无障无疑。当时若见阎王，任它枷锁桎械。」又一云：「无疑无疑，自有东西。目前行检，眼下阿鼻。不认真法性，不念如来菩提。提取金毛狮子，任教乌兔如飞。」后再书云：「黄子！黄子！文魁多士。酝藉胸中十万兵，纵横笔下三千字。无垢为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跃禹门浪里。」后八年，岁在己丑，黄公果大魁天下。黄生于壬子，魁于己丑，实符火土相逢之句。状元局中，诸公唱和诗，有酝藉、纵横一联，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

光远乃昔时云游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观，不为道士所礼。伪为绣衣出巡，尽鲸观中向来不礼之人，南僧不许入蜀者以此。距今百余载，尚为黠鬼，可谓异事。

龙溪先生汪公藻，字彦章，吾郡之德兴人。幼年已负文名【幼年已负文名「文」稗海本作「大」。】。作诗云：「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溪云将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茅茨?暝客衣湿，破梦午鸡啼一声。」此篇一出，便为诗社诸公所称。晚年牢落，莫究所学。朱叔止题其墓云：「名高从昔毁相随，未免着儿着力挤。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雾隐愚溪。不逢华旦开昌运，终抱沈埋返故栖。已矣九原宁可作，萧萧古木乱蝉嘶。」亦为诸公所称。叔止名軾，舍人新仲之侄也。

永福县之东南八十里，罗汉寺之仙岩，有篆书十。形体奇怪，环布岩石。不着姓名，人所未识，号曰「仙篆」。欧阳公永叔尝得之，喜其无镌刻之迹，如指画成文。欲以番夷金书字图号译之，未暇也。蔡端明时守三山，以道家书释之曰：「贫道守真一，中有不死术。」亦莫得其据。

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陈武佑，好奇之士也。访求其详，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惮墨蜡之费，燎断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黄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识；三即罗汉之仙岩也。安仁者，掘而得之，仅完三字。又于上生院僧景纯，得所藏善本四字，余不复有。遂再钁诸木，列岩之堂。今

闻亦有不存者。

余尝见碑本，字势夭矫，洒落奇妙。枝叶不属，而脉络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观道家何等书而识之？此字恐子云未必识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随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程曰：「五声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后二帝播迁。建炎初，唱柳叶曲，程又曰：「当有姓刘人作乱。」后数年，伪齐窃据中原。此说载之沙随家集中。

苏翁者，初不知其何许人。绍兴兵火末，来豫章东湖南岸，结庐独居。待邻右有恩礼，无良贱老稚，皆不失其欢心。故人爱且敬之，称曰苏翁，犹祖翁、妇翁云。身長七尺，美须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终岁不易。未尝疾病。筋力数倍于人，食啖与人亦倍。巨锄长柄，略与身等。披荆棘，转瓦砾，辟废地为圃。或区或架，或篱且垣。应四时蔬菜，不使一阙。

艺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时刻不差。虽隆暑极寒，土石焦灼，草木冻死，圃中根芟芽甲，滋郁畅茂。以故蔬不绝圃，味它圃蔬为最胜。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输，直不二价，而人无异辞。昼尔治圃，宵尔织屨。屨坚韧，革舄可穿，屨不可败。织未脱手，人争贸之以馈远，号曰苏公屨。薪米不至匮乏，且有余羨。喜周急，人有贷假，随力所及应之，负偿一不经意。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人莫测识。

先是高宗南渡，急贤如饥渴。时张公浚为相，驰书函金币，且移书属豫章漕及帅曰：「余乡人苏云卿，管、乐流亚，邂逅湖海有年矣。近闻灌园东湖，其高风伟节，非折简所能屈。幸亲造其庐，为我必致之。」漕、帅密谕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园苏翁者，无云卿也。」漕、帅即相与变服为游客，入其圃，翁运锄不顾。二客前揖与语，翁良久问客何从来？乃延入室。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计曰：「此为苏云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广汉。」客曰：「张德远，广汉人，翁当识之。」曰：「识之。」客遂泛问张公世系材品，翁历历陈叙，且曰：「不知张今何官？」盖其初不料张公使其访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谓翁曰：「某等备乏漕、帅，实非游者。张公今秉相权，令某等造庐，以礼致公，共济大业。」出书函金币于其案上。翁色遽变，喉中隐隐有声，似怨张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广汉人，即云卿是已。然终不知云卿其字邪？抑名邪？

继旌旗填委，坚请翁同载以归。再三谢，不可，许诘朝上谒。越夕，遣吏迎伺，则扃户阒然。从他径排闥入，惟书币留案上，俨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见矣。形骸辽绝，莫知所终。此隆兴士宋自适字正父，所记苏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遗址，面揖湖山，平地数十亩。仍筑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

先生为名之曰灌园庵。

世南倾在瑞安董宰焯书室中，见其所录诚斋先生与周益公小简，心窃爱之。读数过，辄能成诵。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记首尾。其间必有脱误处。它时得见大全集，当借本改正之。谩记于此：

「万里伏以涉秋益热，共惟少保观使丞相，小陌云庄，天棊忠荩，钩候万福，相眷均庆。某近得报，知阁下释位去国，而莫知风帆所止。作收尤延之书，乃知度夏于阳羨。吾人仕宦，有进便有退，有出便有处。丞相势位，岂不能筑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时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蕴，良可憾者。然道之兴废，圣人归诸命；斯文得丧，圣人归诸天，则又何憾焉！当庚午试南宫，丞相雪中骑一马于前，而某荷一伞于后。当此之时，岂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极上宰，此后复奚求哉？却严寒、饮醇酒之论，丞相尚记忆否？已矣！姑置此事。独世路风波，真可畏耳。近读邸报，得感事诗云：『去国还家一岁新，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何自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沈。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醪且满斟。』当左揆进步时，高揖辞去，此举甚善，惜宿留耳。声利之场，轻就者，固不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轻就者，亦复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论至于此，则去就辞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

又尝记其答益公惠鸠兔橘酒小柬云：「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跃跃一双。挟欢伯以俱来，与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文章羹酒，儒学凤麟。游梁王之兔园，夙推能赋；赐汉庭之鸠杖，晚冠耆英。橘颂续骚，酒箴饱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尝占辞，敬致追节。」云云。观此，足见善于体物者也。

占城国，前此未尝与中国通。唐显德五年，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得自西域。洒衣虽弊，而香不灭【而香不灭「灭」原作「减」，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四夷附录原文作「灭」，据改。】。已上见五代史四夷附录。内典云：「人火得水而灭，龙火得水而炽。」【原注：案商刻「而」作「则」。按两「而」字均作「则」。】信有此理。阴阳自然变化论曰【阴阳自然变化论曰「然」稗海本作「有」。】：「龙能变水，人能变火。龙不见石，人不见风，鱼不见水，鬼不见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尝谓予曰：「牛以鼻听。」盖闻之前辈余论，而莫知所本。一日，观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见窒塞无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举戎右曰：「赞牛耳、桃茆。牛耳无窍，以鼻听也。」焦贛易林曰：「牛、龙耳聩

。」盖龙亦聋者也。牛走顺风，马走逆风。故楚子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永福创自唐代宗时，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号曰「永泰」。后避哲宗陵寝讳，改名永福。

在唐新创县后，有邑宰潘君满解。遗爱在民。攀卧祖饯，留连累日。其夫人王氏，先以解舟，泊五里汰王滩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书一绝于石壁云：「何事潘郎恋别筵？欢情未断妾心悬。汰王滩下相思处，猿叫山山月满船。」末署太原王氏书。诗迹已漫灭，独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许。邑人因以名其滩。

政和陈武佑，虑岁久诗亡，大书，系以记文，镌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啮；震风凌雨之所涤荡，不知其几，而墨色烂然如新。一妇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终古不变如此。则知至诚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诎不信然。

旧闽中记，作汰王滩。陈武佑刻石，却作太原滩。今滩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复可容字矣。恐末系太原王氏书为正。【陈记「大」字下云，疑为「汰王」。】

#### 游宦纪闻卷四

永福下乡有农家子，姓张，以采薪鬻锄柄为业，乡人目为张锄柄。状貌丑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对弈。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张心知为仙，冀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若将螫舌，遂弃其余而归。因忽忽若狂，绝粒，食草木实。时言人隐恶，能道未来祸福。素不谙书，忽奋笔作字，得羲献体。口占颂偈，立成如宿构。传闻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为僧人，号为张圣者。

游邑中，募缘造高盖石桥，富室挥金相先。人曰：「圣者作大功德，又自可无一颂语？」僧笑云：「只两好事：石桥半，出通判；石桥全，出状元。无庸颂也。」及侍讲萧公国梁魁天下，乃生于桥成之月。桥方半时，实生通判吴公。

时口黄倅未及第【原注：案黄倅下，元空二格，商刻有「少魏」二字。今依各本例在「黄」字上空一字。】，倦游太学。善人伦者，多言其油腻天罗，屯滞相也。黄稍稍有自沮意。僧且谓曰：「待我及第日，汝当及第。」乃自笑，谓僧人及第，理所无也。既而黄以张安国榜中第。访张僧，乃近住安国寺云。

僧发狂时，言无不验，其言祸败事，尤奇中。人于狂时，亦畏其毒骂，莫敢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挟笔，又时扱笔鼻书。

时，里中有吴氏，建重光寺轮藏成，求赞于僧，援笔立就云：「无上雄文贝叶鲜，几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为珍宝，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复；沈毛江上马驰前。长沙过了金沙难；望岸还知到岸缘。夜叉欢喜随心答；菩萨精虔合掌传。半千六十余函在，功德难量熟处圆。」笔力遒劲可爱。

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往谒。僧命至前，痛撮其项【痛撮其项「撮」稗海本作「撮」。】。妇号呼，观者烘堂大哂。归语其夫，夫怒，奋臂勇往诟骂。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来。」骂者不听。居亡何，妇以他恚，投缯而死。」

又有乡民着新紫襦诣谒，僧请以为施，民有难色。僧曰：「急抖擞去狗毛。」盖民窃烹邻狗得襦，人无知者，故戏之。

又有富室，携少女求颂。僧曰：「好弓鞋，敢求一只。」语再四，不得已，遗之。即裂其底，得衬纸，乃佛经也。神异多类此。

后游郡郭，大为帅府赏识。十禅僧颇多忌疾【原注：「忌疾」上，商本有「类此」二字。】，中伤之，不可及。冬一夕，张坐定，有青衣擎生荔一样献。诘旦，遣遗郡帅。是日，十禅朔参帅，举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诈耶？山间偶亦有此。」归献百颗。盖郡中多以穰代薪，献台禾熟时，寺仓积穰荔树上。及冬，穰空，荔实偶尚无恙，得以巧设欺计。帅亦因此矜张。人谓张狂时最灵，岂献荔之夕，适会其不狂耶？

张自遇异人后，绝烟火，走人间五十余年，奇事不止如此。友人?信可，永福人，为予言是数事，皆其髫髻时，得之乡里长老末议。且神仙、方技、秘怪之事，书传所记，从古有之。然诡诞不经，无补世教。而君子存之者，岂非以其能言祸福于无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于发人隐恶，虽亏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观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盖」，为天下第七福地。出悬郭，陟峻岭，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处。有禅刹曰「名山」，徐真君上升，东西二室，归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该曲台祀典，石门插天，杉桧昼暝，猿狖清啸，与寒泉响答，真伟观也。

徐本牧儿，饭牛山椒。一日，闻乐声出林杪。缘崖造观，至则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遗徐棋子一，叱令归。归即精解手谈，时碎瓦器为子，布地为局。纵游岩上，往往与二人遇，遂得修行烧炼诀。有赵真君，不远千里访之，以所得秘密，与之参契。徐喜酌酒，共饮草庐中。时霜月，草木雕空。徐曰：「主人远访，无以为乐。」以余沥一喷，顷刻林花?开。今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将入山炼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叶，今老树尚存。尝有耕者发墩，致风雷之变，至今相指为戒。丹成之日，与兄

弟姊妹七人饵之，同时上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赵二真君有祠云。

自仙羽化后，俗眼凡骨，莫有一诣其上者。数百年下，有濶僧携小师来主寺，有轻身术。偕至徐君坛，得二石室。乃凿山通道，飞磴自石门中出，始尽发地秘。四方游者，于是翕集。其东室明洁，前有水帘，自千仞崖颠，垂空而下，如其门之广。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则掩蔼，亦乏奇观。独去洞数步，有石龟与石棋枰对立。古老相传云：「龟旧处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颇诞。一日，东室主僧，赴邑斋会。小师乘其远出，趋师?坐逝。主僧于斋席中即知之，叹云：「叵耐小鬼，夺我山中佳处。」亦即席坐逝。其徒议舁归，以登涉之劳，乃茶毗囊骨，归塑西室。虽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风雨，即脱落如怒。或者犹疑二僧禅寂虽高，而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师之趋东室也，急欲化去，跣趺不尽一?。数十年前，有高僧数其败教之罪，折而正之，言其中如炊饼云。耳目所得梗概如此。

高盖为闽中佳山，虽左僻名胜，往往远从游览，吟题甚富。有一联云：「云幄护坛仙世界；水帘遮室佛家风。」时人赏之，以为能点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讖语曰：「天保石移，瑞云来奇；龙爪花红，状元西东。」干道间，福清天保瑞云寺后石崖，横山而行，啮地成蹊。既而永邑东乡石壁溪岩，松上产龙爪瑞花。其年萧公国梁，果魁天下。次举黄公定，庐唱第一。盖瑞花生处，西之于萧，东之于黄，各三十五里，此「状元西东」之应也。又次举郑公侨，廷试复先多士。邑宰作诗云：「狮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家山一壮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盖萧公狮峰，郑公龟岭，黄公龙屿也。

萧公登科岁，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赵公。故事，设科以待草茅士，凡预属籍，挂仕板者，法当逊避。唱名日，升萧公为榜首。故萧公对御吟有「名传玉阶星辰晓；泽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谢启有云：「预飞龙之选，淮安论次以当先；无汗马之劳，鄮侯何功而居上。」盖用宗室及萧家事。至今脍炙人口，因并书之。

永福邑东有岳宫，乃?太博经?。大门内，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诸寓公咸在。\*以书梁俚语，首逊给事黄公龟年。公即领略，立解手帕【立解手帕「帕」稗海本作「帖」。】，濡墨作字云：「风马云车，俚百顺?陈之卫；金枝玉叶，拱万龄宸极之尊。」词语铿润，笔法高古。太博初见公略不经思，复疑帛书非法，既而双美，\*始大喜心服。归语家人子侄辈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过人数等，不独词翰可敬。」其未第时，最贫素，自处澹如。应乡贡。引保日，有考官某县尉居帘内，见公丰姿秀发，惊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门下。」既而预荐，尉喜甚，约妻以女。及中第日



，尉已捐馆。其妻挈累扶衬，相遇于中途，黄哭之恸。命逆旅主人达情，请遂初约。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无禄，县尉清贫，死无余资。吾携百指，扶护而归，衣衾斥卖殆尽。方以不达乡井为虑，那可复议裔先辈事？况黄甲少年，当结好鼎族。吾且行矣，善为我辞。」黄垂涕曰：「呜呼！吾许人以诺，死而负之，吾行将何归？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虏语。苟遂吾志，秋毫自赆，不敢闻命也。」遂定婚于邂逅间，分携恸哭而别。

某氏从公归，能执妇道，琴瑟在御，没齿无间言。公登从橐，夫人尚无恙。若公者，可谓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笔墨取科第者，项背相望。闻公之风，盍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东三十五里曰三岛村，村东北山曰方广岩。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给事黄公筑室，读书山下。一日，猎师逐兽归，能言其境。给事命仆，翦荆斫险，攀缘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乡人从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于此乎祷。后数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长可丈余，广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风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舁致室中。亡何，有异人来，请斲为宾头卢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悬官祷雨，必躬往迎致，其应如响。像眉毫修白，骨气龙钟，宛若生动。每至邑中，人士敬叹瞻礼，喜其来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仿以易之，虽毫发无欠，精神莫具，不独主岩者能辨之。

自造像后，香火日昌，往来供施相属。室内遂构三层阁，不载片瓦，虽疾风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许。其间梁空磴险，山径峭拔，游者有攀跻伛偻之难。及最上，峰回路转，倏忽风景不同；岩洞飞惊，台殿缥缈，使人神观轩豁，忘其罢惫。周遭有十奇，如石门、水帘、瀑布、石灯、石锤磬、观音影之类，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龙尾泉【居最者有龙尾泉 原无「居最者」三字，今据稗海本补。】，状如石龙裂岩而去，尚余不尽。尾、修及寻丈，望之作蜿蜒势。尾锋涌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辈。微径仅可着足，下临无际，人莫敢进。独主岩者，藏贮其中，来往如猱，亦野性便习然也。

詹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诗，五言六十字，见公集内。士友信可，亦有纪游诗云：「曾访神仙岩洞来，人言伟观似天台。藤萝足下猿猱啸，钟鼓声边日月开。灯续佛光凝紫翠，云将蜃气作楼台。最怜贯石神龙尾，犹带天东雨露回。」

岩中乞灵多验，如前司农簿柯公垓，少时乡试回，尝经从。主岩者，先夜梦尊者命之曰：「可设榻煮茗，来日当有十九岁官人来。」及期，与公同游者十余人。老、行前致茶，问稠中谁为十九岁官人，遂以梦告。柯公是岁乡请

，次年登科，果如其言。

以上六说，皆友人吴兄信可为世南言。信可讳錡，永福人。诚敬而疏通，博学而和粹，月旦之评，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为喜，纳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践履如此，而遽止于斯，亦可悲也。追思纪录，以备遗忘。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或作「嗤」字，此鄙俗无状语。前辈谓借书还书，皆以一甌。礼部韵云：「甌，盛酒器也。」山谷以诗借书目于胡朝请，末联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鸕开?鱼。」坡公和陶诗云：「不持两鸕酒，肯借一车书。」吴王取伍子胥尸，盛以鸕夷革，浮之江中。应劭曰：「取马革为鸕夷，楹形。」范蠡号鸕夷子皮，师古曰：「若盛酒之鸕夷。」扬子云酒箴：「鸕夷滑稽，腹大如壶。」师古曰：「鸕夷、韦囊，以盛酒也。」苏、黄用鸕字本此。

#### 游宦纪闻卷五

东坡先生，尝亲笔录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讳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乡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缺，选士人有行义者摄。公摄录参军。眉山尉有得盗芦菔根者，实窃，而所持刃，误中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赇，掠成之。太守将虑囚，囚坐庑下涕泣，衣尽湿。公适过之，知其冤，咋谓盗曰：『汝冤，盍自言，吾为汝直之。』盗果称冤，移狱。公既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复移狱，竟杀盗。公坐詈囚罢归。不及月，尉、掾皆暴卒。」

「后三十余年，公昼日见盗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暂对，我扣头争之曰，不可以我故惊公，是以至今。寿尽今日，我为公荷担而往，暂对即生人天，子孙寿禄，朱紫满门矣。』公具以语家人，沐浴衣冠，就寝而卒。轼幼时闻此言。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而尉、掾之子孙微矣。或谓盗德公之深，不忍烦公暂对，可也，而狱久不决，岂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欤？」

「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轼在忠州，读陶潜所作外祖孟嘉传云：『凯风寒泉之思，实锺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记公之逸事，以遗程氏，亦庶几渊明之心也。」

是岁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华馆思无邪斋书此，段玉山端殿，汪公应辰，刻先生手书于石，笔法遒美，极可爱。

辨博书画古器，前辈盖尝著书矣。其间有论议而未详明者，如临、摹、硬黄、响榻是。四者各有其说。今人皆谓临、摹为一体，殊不知临之与摹，迥然

不同。临谓置纸在傍，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宛转用笔曰「摹」。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 俨如枕角 「枕角」说郭本作「挽角器」。】，毫厘必见。响榻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

辩古器则有所谓款识，腊茶色、朱砂斑、真青绿、井口之类，方为真古。其制作则有云纹、雷纹、山纹、轻重雷纹、垂花雷纹、鳞纹、细纹、粟纹、蝉纹、黄目、飞廉、饕餮、蛟螭、鼉龙、麟凤、熊虎、龟蛇、鹿马、象鸾、夔牺、雌【 余季切】 皃、双鱼、蟠虺、如意、圜络、盘云、百乳、鹦耳、贯耳、偃耳、直耳、附耳、挟耳、兽耳、虎耳、兽足、夔足、百兽【 百兽 说郭本「兽」下有「足」字。】、三螭、稷草、瑞草、篆带【 若蚪结之势】、星带【 四旁饰以星象】、辅乳【 锤名，用以节药者】、碎乳【 锤名，大乳三十六外，复有小乳周之】、立夔、双夔之类。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则以名之。如云雷锤，鹿马洗、鹦耳壶之类是也。如有款识，则以款识名；如周叔液鼎【 周叔液鼎 「液」稗海本、说郭本均作「夜」。】、齐侯锤之类是也。

古器之名，则有锤【 大曰「特」，中曰「罇」，小曰「编」】、鼎、尊、壘、彝、舟【 类洗而有耳】、卣【 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盖、足。类壶【 卣下注文：有攀 「攀」说郭本作「覆」。】】、瓶、爵、斗【 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觶【 之豉反。酒觴也】、角【 类彝而无柱】、杯、敦、簠【 其形方】、簋【 类鼎而矮，盖有四足】、豆、甗【 牛偃切。无底甗也】、甗【 徒经切，又都定切】、罍、觚、鬲【 形制同鼎，汉志谓空足曰「鬲」】、鍤【 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实类小瓮而有环】、盃【 户戈切，又胡卧切。成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盖、有觜、有执攀】、壶【 其类有四：曰「圆」，曰「扁」、曰「方」，曰「温」】、盥【 于含切。覆盖也，似洗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甗【 蒲后切，类壶而矮，】铺【 类豆。铺陈荐献之义。】罍【 类釜】、鉴【 盛冰器。上方如斗，底作风窗，下设盘以盛之】、匱【 弋支切。沃盥器。】盘、洗、盆、鍤【 呼玄切。类洗。玉篇云：「小盆也」】、杵、磬、罍、铎、钲【 类锤而矮】、铎、戚、鍤【 饰物柄者【 鍤下注文：饰物柄者 稗海本作「饰物柄也」。说郭本作「饰物柄金者」。】】、奩、鉴【 即镜】、节钺、戈矛、盾、弩机、表、坐旗、铃、刀笔、杖头、蹲龙【 宫庙乘舆之饰。或云：栏、楯间物】、鸱车【 鸱车 「鸱」说郭本作「鸱」。】【 儿戏之具】、提梁、龟蛇、砚滴、车辂、托轅之属。此其大概，难于尽备，然知此者，亦思过半矣。

所谓款识，乃分二义，款谓阴字，是凹入者，刻画成之。识谓阳字，是挺出者。正如临之与摹，各自不同也。

腊茶色亦有差别。三代及秦、汉间之器，流传士间，岁月寢久，其色微黄而润泽。

今士大夫间论古器，以极薄为真，此盖一偏之见也。亦有极薄者，有极厚者，但观制作色泽，自可见也。亦有数百年前，句容所铸，其艺亦精，今铸不及。必竟黑而燥。须自然古色，方为其古也。

左太冲三都赋序云：「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又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又蜀都赋则云：「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读至此，而窃有疑焉。世南游蜀道，徧历四路数十郡，周旋凡二十余年。风俗方物，靡不质究，所谓龙目，未尝见之。间有自南中携到者，蜀人皆以为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榄、余甘、榕木，蜀皆有之，但无龙目、榧实、杨梅三者耳。岂蜀昔有而今无耶？抑左氏考方志草木之未精耶？

辛稼轩初自北方还朝，官建康，忽得痲疔之疾，重坠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叶珠【即薏苡仁也】，用东方壁土炒黄色，然后水煮烂，入砂盆内研成膏，每用无灰酒，调下二钱即消。沙随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亲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叶珠，只于生药铺买薏苡仁，亦佳。

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药，为君主养命，多服不伤人。欲轻身养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味甘，微寒无毒。主拘挛不可屈伸。除风湿痹下气，除筋骨寒邪气不仁。利肠胃，消水肿，令人能食。久服轻身益气。其根下三虫。生真定平泽及田野，八月采实，采根无时。今在在有之，真良药也。蜀中巴蓬间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馈遗，杂之饮食间也。

饶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肾虚腰痛。沙随先生以其尊人所传宋谊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干，捣罗为末，无灰酒调下。赵如方制之，三服而愈。

沙随先生在泰兴时，有乳妪，因食冷肉，心脾发痛，不可堪忍。知县钱仁老名寿之，以药与之，一服痛止，再服即无他。其药以陈菜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盏，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钱，再煎热服。

钱云：「高宗尝以赐近臣。时有归正官校尉，添差县尉，后归军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药归昌国，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

砚品中，端石人皆贵重之。载于谱记凡数家，取予各异。或佳其有眼为端，或以无眼为贵。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则多眼，坚则少眼。石嫩则细润

而发墨，所以贵有眼，不特为石之验也。

眼之品类不一：曰「鸚哥眼」，曰「?鵠眼」，曰「了哥眼」【謂秦吉了也】，曰「雀眼」，曰「?翁眼」，曰「貓眼」，曰「菘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绿为上，黄赤为下。谚谓火黯为焦【谚谓火黯为焦「焦」原作「佳」，说郭本作「焦」，据改。】，然亦石之病。

干道癸巳，高庙尝书翰墨数说，以赐曹勋。其一云：「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泼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坑【原注：商刻脱「坑」字。】，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观。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已上皆圣语。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为佳物。

三山方言，茨姑曰「苏」，傍水多植之。虽尝在水中，遇晚稻损，苏亦损。

有一种柑曰「回青」，实大。凌冬不雕，满树垂金，至春复回青。再黄始摘，味不甚佳。花极香，与抹利相颀顽。

永嘉之柑，为天下冠。有一种名「朱栾」，花比柑橘，其香绝胜。以笏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甌，实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于香。窍甌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毕，则彻甌去花，以液渍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

「朱栾」乃好柑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栾」核洗净，下肥土中，一年而长，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则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于木身，则尽为佳者矣。「朱栾」，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时最可观。四月味成曰「火山」，实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后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减莆中。二十年来，始能用掇树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黄泥，封护惟谨。久则生根，锯截移种之，不踰年而实，自是愈繁衍矣。日干致远者，皆次品。

果中又有黄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处所无。黄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载于橘柚条，岂橘中别有名黄淡者？长乐志曰「王坛子」。旧记又云：「相传生于王霸坛侧。」

玉出蓝田、昆冈。本草亦云：「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善亭部界，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阗、?勒，诸处皆善。」今蓝田、南阳、日南，不闻有玉。国朝礼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阗玉。

晋天福中，平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纪其采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

，源出昆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源虽一，玉随地变，故色不同。每岁五、六月，水暴涨，玉随流至，多寡由水细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捞玉，国主未采，禁人至河滨。』」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后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阗国。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黄如蒸栗，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

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则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见。今内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产小鱼，斑纹赤黑相间。里中儿拳之，角胜负为博戏。昔有斗禽，未见有斗鱼，亦可观也。闻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赵韩王、向文简、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为「十干」，自子至亥为「十二枝」。后人省文，以「干」为「干」，以「枝」为「支」，非也。

改元始于共和，记号?于汉武，后世遵用之。我宋年号，无过九年者。惟天圣尽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宁亦尽十年，绍兴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后揖逊。高庙居德寿者二十六年，孝庙居重华六年，光庙居寿安宫七年，宁宗嘉定十七年。

#### 游宦纪闻卷六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绍定戊子仲冬，往怀玉，修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舍輿策杖，无非崇山峻岭。又二十里，有平地，广袤数百亩，人烟数十家，田畴井井，满目桑麻。问道傍之人云：「岁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复有?峦围绕，一目不能穷。又五里，始至寺。

寻考记载，乃唐大历中，高僧志初经始。干符初元，南岳僧宝光来居。又四年，赐名怀玉。古志云：「天帝遗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灵爽垵，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疠不及。僖宗于干宁之四年，改

赐定水禅院。

时有双?长老师，复自长安，领徒千人，止息邓公场。【今德兴县是也。】遣人致词于宝光曰：「师复酷爱此山，师具慈悲，若为取舍？」光曰：「舍则不舍，来则不止。」语意深远，?莫晓解。于是双?选日入院，光师携杖下山，别建禅刹，即今兴教院是也。

时禅月大师，混居会下，身达性相，文笔神敏。爱其林木潇潇，水石连云，建读书堂、修禅观。隐居山中，遗址犹存。尝梦游他国，于岩阿石室，亲见大士，觉而追想，谓之应梦罗汉。或云：「师则『罗怙罗』化身。」【师则罗怙罗化身「化身」稗海本作「罗汉」。】每入定观，率意挥染，皆其真容，非世间相。未乃照水，自状本形。既而绝笔，故托于梦感。自正本之外，别有临模二本。予登罗汉阁，取禅月亲作本，谛观终日。其间有极破碎糜烂者，笔法高妙，相貌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书画，悉以进呈，至二年正月，复付本寺免进。间有题其傍云：「西岳僧贯休作」，皆篆文。或古体，或玉?，或柳叶。又一轴题云：「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辨果功德大师、翔鳞殿引驾内供奉、经律论道门选练教授、三教玄逸大师、守两川僧录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贯休字德隐。」今人知禅月之号，则以为高僧，闻贯休之名，则以为能画，殊不知当时所作神异如此。非特能画，且于诗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学?融为之序，唐相张格、韦庄、王锴、周庠，皆有诗纪其事。

去寺之左里许，下梯径又二里，有亭曰辅龙，乃先兄之冰翁，董讳焯【原注：案商刻误作「熠」。】字季兴所创。季兴向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书、寿国脉书，尝经乙览，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盖为四方祈祷者，栖息之所，则辅龙之名，良有以也。且舍田入寺，为辅龙不朽计。又半里许，始至龙湫。仰望瀑布，作三级，倾泻于两山之间。飞琼溅雪，汹涌澎湃，浩浩然，声若奔雷。下临石壁，屹立万丈，真奇观也。时云雨未收，溪流初涨，岚雾滃郁。山颠水涯，千态万状，得寓目者，移时不忍舍去。世南既登览山川之奇秀，且得考核其事之颠末，故详纪之，以告来者。

秦会之当轴时，几务之微琐者，皆欲预闻，此相权之常态【此相权之常态「相」原作「招」，据稗海本改。】。然士夫投献，必躬自披阅，间有去取。吾郡德兴士人，姚敦临字公仪，能篆书，秦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经，上表以进，时绍兴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许授以文资，未降旨间，会之招饮，姚喜，忘其敬，不觉振股，以此恶之。寻得旨，令充枢密院效士，辨验篆文而已。

又有蜀士，投启于阙。其间一联云：「乾坤二百州，未有托身之所；水陆

八千里，来归造命之司。」秦尤称道之，遂得升擢。

董季兴昔尝为世南言，沙随先生，绍兴丙午，苦淋血之疾，两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涣之观。其辞曰：「涣、奔其机，悔亡。」俄梦知大冶县，赵定叟相访。定叟名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阅本草，因见白冬瓜治五淋，于是日食三大瓯，七日而愈，前此百药皆无效。董，沙随先生之婿也。先生尝书此事于家庙之壁。

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谈也。顷在成都，尝闻有天涯地角石。暇时访古，及阅图志，乃知天涯石在中兴寺。耆老传云：「人坐其上，则脚肿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践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东门，对昭觉寺，高六、七尺，有庙。今在市人汤家园。

地角石旧有庙，在罗城内西北角，高三尺余。王均之乱，为守城者所坏，今不复存矣。

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

柳子厚息壤记：「永州龙兴寺东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甃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锄者尽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龙兴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复见矣。

江陵城内有法济院，今俗称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图经引溟洪录云：「江陵南门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马状，平之，则一夕如故。前古相传，不知其始。牛马践之或立死。」

唐元和中【原注：案唐元和中，商刻作「唐开元中」。】，裴宙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与江陵城同制，中径六尺八寸，弃徙于墙壁间。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涨。从道士欧阳献之谋，复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后，凡亢旱，祈祷无应，即诣地角寺，欲发掘，必得??之雨，遂为故事。详见皇佑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记。二郡大率相类，而秦地之息壤，则未详也。

沙随先生寓居鄱阳，一日，买得米元晖小端砚，后刻铭曰：「惟端有溪，孕石惟黦。兹乃下岩，举无有比。色夺芝英，温坚玉理。以贻安中，是亦成美。」后书「绍兴己未」，盖元晖亲笔，以遗建昌守喻安中者。

后又得张无垢遗樊茂实研，后刻诗曰：「端溪石砚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随凡石追时好，直与日月争光辉。韬藏久矣不乱用，惟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章有余地，汪汪万顷谁能窥。赠君此砚无轻弃，经史妙处其发挥。飞流溅沫?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玑。无垢居士作，子喻子书。」盖小篆，玉泉先生学张有篆。无垢从沈元用学，汪端明从无垢学。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继魁多士。建炎二年，李顺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

世南尝见沙随先生亲笔纪载，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孙世传。不知樊公



家，何以不宝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随程氏世传之宝。二砚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叹惜。

沙随先生尝云：「顷于行在，见一道人，以笛拄项下吹曲。其声清畅，而不近口，竟不晓所以然。」此说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赵宪伯凤，自曲江携一道人归三衢，亦喉间有窍能吹箫。凡饮食，则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语，则塞喉间，作喉间语，则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睹。但不知沙随先生昔所见者，是此人否【但不知沙随先生昔所见者是此人否 此十五字，稗海本作「但不知沙随先生昔所见，有似此人否？」】？

先伯讳【上大下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兴乙酉，请乡举，时主司命题云：「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梦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济。」自以为经旨中，别无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试，题云：「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场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厉声云：「汝弼可贺矣，不记向时之梦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荐，景宣为解首。

嘉定辛酉，乡人王佐起莘，以免举赴省。忽一日，告从侄庆辰云：「作宵梦赵宰拉赴鹿鸣，与公邻坐，已而杳然。」后三举庚午，庆辰预荐。时新举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预焉，果与庆辰邻坐。宰亦天族师？。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张约斋种花法云：「春分和气尽，接不得，夏至阳气盛，种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樱桃、木樨、徘徊黄、蔷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红、蜡梅、梨、枣、栗、柿、杨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绵橙、匾橘。已上种接，并于十二月间，沃以粪壤两次，至春时，花果自然结实。立秋后，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黄海棠、寒球、转身红、祝家棠、梨叶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种法，并要接时，将头与本身，皮对皮，骨对骨，用麻皮紧缠，上用箬叶宽覆之。如萌茁稍长，即撤去箬叶。无有不成也。

沙随先生尝蓄一歙砚，后有蔡忠惠题诗曰：「玉质纯苍理致精，锋铓都尽墨无声。相如间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后以送汪书季路。

又汪书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砚，后刻东坡铭曰：「东坡砚，龙尾石。开鹄卵，见苍壁。与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湿。今何者，独先逸。同参寥，老空寂。」二砚，皆佳物也。

鄱阳自雍熙乙酉梁颢榜，至绍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余人。其间三世联登者，唯三家：龙溪先生汪藻、汪盘、汪谷；张宗谔、张琮、张棫；鲍煜、鲍安世、鲍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张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续也。鲍氏安

国、安行、安世兄弟，三科连中，故程文昌伯禹赠之诗，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余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胜纪载。

世南家尝藏高丽国使人状数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国遣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知枢密院事、上柱国李资德；副使太中大夫、尚书、礼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金富辙，至本朝谢恩进奉，各有四六，仿中国体。李之词云：「跂予望之，适江干之弭节，亦既媾止 【亦既媾止 按各本原句「既」字下空一格，有著者自注云「犯高庙嫌讳」。宋高宗名「构」，据本句文义，「既」下空格，当为「媾」字，今补入。】，幸堂上之披风。况飞五?之云，特贖千金之币。礼当拜受，心则愧惶。」金之词云：「穆如清风，幸被余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将意之勤。幸被宽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废礼。」所尘名品，别且染濡：私觐之物，则幞头纱三枚、白成级花银盘一面 【白成级花银盘一面 「级」稗海本作「钺」。】 【十二两】、紫大纹罗一匹、生大纹罗二匹、白蹙大绫一匹、生花绫二匹、白细苧布三匹、大纸八十幅、黄毛笔二十管、松烟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折迭扇二只、螺钿砚匣一副、螺钿笔匣一副 【螺钿笔匣一副 原无此句，据稗海本补。】、翘丝药袋一枚、赳丝篋子袋一枚、绣系腰一条、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铜器五事而已。

是年有请于上，愿得能书者至国中，于是得旨，以徐兢为国信所礼物官。兢之归，因譔高丽图经，备载其建国立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上之。徽庙览其书大悦，召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擢为宗丞，兼掌书学。其奉使时，李资谦为太师、尚书令。高丽国主，多纳李氏为后妃，由是门户光显。资德，其弟也。金富轼为同接伴。金氏为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孙，以文学进。富轼丰貌硕体，面黑目露，博学强识。善属文，知今古。富辙亦有时誉。徐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 【徐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 「徐」原?「?」，据稗海本改。】，盖有所慕。「文章动蛮貊」，此语盖不诬云。

### 游宦纪闻卷七

沅芷黎溪砚，紫者类端石而无眼，有金束腰、眉子纹，间有润者。其初甚发墨，久而复滑，或磨以细石，乃仍如新。有色绿而花纹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铜于石中，琢以为北斗、三台之类者；有生白线当中而为琴样者，其类不一。庆元间，单路分炜字丙文，始创为砚，以遗故旧，今遂盛行，终在端、歙之下。

单虽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阳，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于辨别。平生俸入，尽费于此。学小王书，笔法尤妙。始习补之梅，而自成一家。

吾乡姜尧章，学书于单。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尝藏姜一帖，正与单论刘次庄辈十数家释帖非是。又云：「悟帖中 【悟帖中 「悟」稗海本作「吾」。

】，只张芝秋凉帖，锺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军之上。其说尤新。有绛帖评二十卷，恨未之见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颍滨先生帖十数幅求售。踪迹所自，知非贗物明甚。有黄楼赋一篇，读之，其间「前则项籍、刘戊」一句，观澜文作刘备，颍滨集作刘季。观澜文注云：「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邦。』及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陈登、孔融晓谕之，先主遂领徐州。」

刘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应吴王反起兵。会吴与周亚夫战，绝吴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盖以此也。

不知当来作刘备、刘季，而后来易以戊耶？或传写讹谬，而意其为备为季耶？要当以先生手书为定也。

己丑秋，孟访一亲旧，出示古物数种，皆所未见。一刀长可七、八寸，微弯。背之中有细齿如锯，末有环。予退而考诸传记，乃知其为削。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此所以微弯也。郑氏谓之书刃【郑氏谓之书刃「刃」原作「刀」，据周礼注疏(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卷四十考工记改。】，以灭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笔削是也。萧、曹皆秦刀笔吏。师古曰：「刀，所以削书也。古用简牒，皆以刀笔自随。」郑氏又谓「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郑氏又谓按从「郑氏又谓」至「而锡居二谓之削」数句，乃周礼考工记本文，非郑氏注。由于各本皆同，当系著者偶误，姑仍其旧。】。」如此，是刀与削，分为二物也。郑氏曰：「刃、刀剑之属，削、今之书刃【今之书刃「刃」原作「刀」，据周礼注疏卷四十考工记改。】。」孔安国曰：「赤刀、赤刃削。」少仪曰：「刀却授拊【少仪曰：「刀却授拊」按礼记注疏(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卷三十五少仪原文作：「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氏曰：「颖，环也，拊，把也。」释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锋』，若锋刺之利也【若锋刺之利也「锋」，释名原文作「蜂」，下同。】；其本曰『环』，形似环也。」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予所谓有齿如锯者，正释名所谓「若锋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环，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制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请教于博洽君子云。

包逊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宝庆丁亥，为世南言，顷在临安，谒魏舍人了翁，蒙予进，因出云萍录令书。包有六子皆从心，其间名协者，舍人指曰：「此非从心，乃是从十。」有馆客李文，留心字学，数十年矣，待为叩之

。少选，李至，遂及此，云：「其义有二；从十乃?人之和」，是谓「协和万邦之协」；从心乃此心之和，是谓「三后协心之协」。世南尝以语士大夫，间有云：「恐出臆断。」后阅集韵，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发之差。李丈名肩吾，眉人，学问甚富，世南尝识之云。

坡公元丰七年，自黄量移汝海，五月，访张文定公于瑞，七、八月间，留连金陵过阳羨，九月，抵宜兴。通真观侧郭知训提举宅，即公所馆。

往年邑簿朱冠卿，续编图经云：「五十五里，地名黄土村。坡公尝与单秀才【原注 案商刻「单秀才」作「董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见饷，谓坡曰：『此红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红友，不知有黄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讼，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归之。邑人慕容辉【邑人慕容辉 「慕容辉」稗海本作「慕容挥」。】，嗜酒好吟，不务进取。家于城南，所居有双楠，并植如盖，东坡访之，目为双楠居士。长桥，元丰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复立榜曰欣济。东坡过之，为书曰：晋周孝侯斩蛟之桥，刻石道傍。崇宁禁锢，沈石水中，不知所在。」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每两不下百千原脱「每两」二字，据稗海本补。】，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近海傍常有云气罩山间，即知有龙睡其下。或半载，或二、三载，土人更相守视。俟云散，则知龙已去，往观必得「龙涎」，或五、七两，或十余两，视所守人多寡均给之，或不平，更相讎杀。或云：「龙多蟠于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鱼聚而嚼之，土人见则没而取焉。」

又一说，大洋海中有涡旋处，龙在下。涌出其涎，为太阳所烁则成片，为风飘至岸，人则取之纳官。予尝叩泉广合香人，云：「『龙涎』入香，能收敛脑麝气，虽经数十年，香味仍在。」岭外杂记所载，「龙涎」出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积而能坚 「积」下说郭本有「片」字。】，蛟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

又一说云：「白者如百药，煎而膩理，黑者亚之，如五灵脂而光泽。其气近于臊，似浮石而轻。或云，异香，或云，气腥能发?香气，皆非也。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则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烟缕。所以然者，唇气楼台之余烈也。」

又一说云：「龙出没于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吐出涎沫有三品 「涎沫」下，说郭本有「于水」二字。】：一曰『泛水』，二曰『渗沙』，三曰『鱼食』。『泛水』轻浮水面，善水者，伺龙出没，随而取之。『渗沙』乃被涛浪飘泊洲屿，凝积多年，风雨浸淫，气味尽渗于沙中。『鱼食』乃因龙吐涎，鱼竞食之，复化作粪，散于沙磧，其气腥秽。惟『泛水』者，可入香用【

惟泛水者，可入香用 此二句说郭本作「惟泛水轻者，入香可用」。】，余二者不堪。」

曲江邓灏以为就三说较之 【曲江邓灏以为就三说较之 「灏」说郭本作「颢」。】，后说颇是。诸家之论不同，未知孰当？以愚见，第一说稍近。

天地万物，莫逃乎数，知数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节先生。其学无传，观皇极经世书，可见矣。此外有所谓太乙数，能知运祚灾祥，刀兵水火，阴晴风雨；又能以之出战守城，傍门小法；亦可知人命贵贱。渡江后，有北客同州免解进士王湜，潜心此书，作太乙肘后备检三卷，为阴阳二遁，绘图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尧以来，至绍兴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随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鉴编年。前代兴亡，历历可考。然自古及今，应者虽多，不应者亦或有之。

景佑间，命司天杨维德修王福太乙占书，考验行度，亦为精详。其间云：「自石晋天福四年己亥岁，入东北辽东分，至国朝雍熙元年甲申岁，入东南吴分，至天圣七年己巳岁，入西南蜀分。」后人继加考算，至熙宁七年甲寅岁，入中宫洛阳分，至宣和元年己亥岁，入西北西河分，至隆兴二年甲申岁，入东北辽东分，至嘉定二年己巳岁，入东南吴分，向后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来五福太乙所临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后周宣帝元年己亥岁，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岁，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禅代之变，正在本宫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岁，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岁，五福太乙在中宫，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广明黄巢之变，中国之祸甚惨。既曰「五福所临」，何为又却如此？

本朝兴国九年，有方士楚芝兰言「五福今照分」。上命建太乙宫于京城外之苏村，命芝兰为春官正，又命宰臣张齐贤醮享之。然其所以不应者亦有说。王湜跋肘后备检，立论甚通。其说云：「后羿、寒浞之乱，得阳九之数七，赧王衰微，得阳九之数八，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九，炀帝灭亡，得阳九之数十。周宣王父厉而子幽，得百六之数十二，敬王时，吴、越相残，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数十三，秦灭六国，得百六之数十四，东晋播迁，十六国分裂，得百六之数极，而反于一。五代乱离，百六之数三，此皆所应者也。舜、禹至治，万世所师，得百六之数七，成、康刑措，四十余年，得百六之数十一。小甲、雍己之际，得阳九之数五，而百六之数九，庚丁、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不降享国五十九年 【原注：案「不降」商刻「武丁」误。】，得百六之数八，盘庚、小辛之际，得百六之数十，明帝、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数十五，贞观二十三年，近世所谓太平，得百六之数二，此皆所不应者也。福应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宫洛阳之分，继有贞观之治。』

遂以此为福应。然宣、懿、僖、昭之际，再入中宫，而贞观之治，何不复举？又云：『唐昭宣帝天佑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宫雍州之分，而昭宣禅位于梁。』遂以此为祸应。然开元十六年，亦入六宫，乃太平极治，与贞观比。以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乱唐，阳九百六之数，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尝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举贤而尚功。』周公以之为强臣之渐。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亲亲而尚恩。』太公以之为浸弱之基。是以圣人推三代损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缘积袭，固有系于人事，未必尽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执此以为不可改易，乃术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论。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岂可蔽于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为政者，尚以知变为贤，况冥冥之中，奉行天地号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于天地之一气，安有固而不知变者。以尧、舜、禹为君臣，文、武、周公为父子，虽遇阳九百六之数，越理而降以祸，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它不能详知者，皆可以类推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太乙不过十神、十精、四计之类。彼其周流于天地间，始而有终，终则复始，古既不异于今，今亦不异于古。然上古至治，终不可复，又中间盛衰兴废，亦不可循前而取。岂非人事之不齐，故应之者，亦不一耶？术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临有道之国则昌，临无道之国则亡，有天下国家者，可不谨哉。」已上皆王说。

盖太乙数中，专考阳九、百六之数。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阳九，奇数也，为阳数之穷。百六，偶数也，为阴数之穷。大抵岁运值之，终有厄会。洪文敏公五笔中，载阳九、百六之说，与此不同。

本朝康定【庚辰、】庆历【辛巳】间，西羌方炽，天下骚动。诏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参政宋绶，侍读林瑀，皆以徐复荐。复至，仁宗访以世务，复曰：「今年气运，类唐德宗居奉天时。」上惊曰：「何至尔耶？」复曰：「德宗性忌刻，其德与凶会。陛下恭俭仁恕，屈己容物。虽时与德宗同，而德与德宗异，运虽凶，无能为也。」此说正与王湜之论合，故并纪之。

#### 游宦纪闻卷八

黄公铢字子厚，富沙浦城人。与朱文公为交友，长于诗。刘潜夫宰建阳，刻其谷城集于县斋。黄之母，笔力甚高。世南尝见黄亲录词稿，今载于此。云：「先妣冲虚居士，少聪明，颖异绝人，于书史无所不读，一过辄成诵。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贞节以自终。平生作为文章，诗辞甚富。晚遭回禄，毁爇无余。此词数篇，皆脍炙在人者，因访求得之。适予与景绍主簿兄有好，且屡见索，敬书以赠。绍兴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黄铢识。」景绍，则大参郑公昭

先也。

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飞入林前屋。风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击柝声，动寒梢栖宿。等闲老去年华促，祇有江梅伴幽独。梦绕夷门旧家山，恨惊回难续。」

其二序云：「力修宝学贤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来乞词，作醉蓬莱令歌之」：「看鸥翻波溅，苹末风轻。水轩消暑，云迭奇峰。破桐阴亭午，列岫连环，溜泉鸣玉，对幅巾芒屨。况有清时，风流故人，剧谈挥麈。才冠一时，论高两汉，书扇豪纵。吐凤辞语，昼锦归来，庆长年老母。且尽绿尊，莫怀归兴，听扇歌高举。会见登庸，泥封诏下，促朝天去。」

其三菩萨蛮：「阑干六曲天围碧，松风亭下梅初白。腊尽见春回，寒梢花又开。曲琼闲不卷，沈燎看星转。凝?小裴徊，云间征鴈来。」

其四序云：「葛氏侄女子告归，作少年游送之」：「雨晴云敛，烟花澹荡，遥山凝碧。驱车问征路，赏春风南陌。正雨后梨花幽艳白。悔匆匆，过了寒食。归家渐春暮，探酴醿消息。」

其五序云【原注：案「其五」句下，疑脱「忆秦娥」三字。此首不似妇人作。】：「季温老友归樵阳，人来问书，因以为寄」：「秋寂寞，秋风夜雨伤离索；伤离索，老怀无奈，泪珠零落。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其六醉思仙：「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谩悲凉，岁冉冉，薜华潜改衰容。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箫寒；夜悄悄，恨无穷。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于野服，有客位榜云【便于野服，有客位榜云此二句稗海本作「便着野客服，有位榜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无状，虽幸已叨误恩，许致其事，而前此或蒙宾客不鄙下访，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缘久病，艰于动作，拙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可以燕居，免有拘绊缠绕之患、脱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其美如此，亦补助风教之一端也。至于筋骸挛缩，转动艰难，迎候不时，攀送不及，区区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为大幸也。」

世南从三山故家，见朱文公一帖云：「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

，渐磨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

世南于纪闻首端，尝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说，以求教于白鹿胡堂长泳。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此古今历家之说皆然也。天左旋之说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阳之精而行迟；月者，阴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阳健而阴顺，阳刚而阴柔；健而刚者，运行当速；顺而柔者，运行当迟。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过于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从来无人推见其所以然。近时晦庵朱文公解毛诗正月篇，亦用旧说；惟于楚词天问篇发其端，而不详其实。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昼夜以日之明晦为节。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则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运，以二十八宿计之，分为度数。盖二十八宿，乃经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动，可从而纪其度数。亦犹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为限节也。高丽国有九执历【原注：案商刻误「几执」。】，正如此。窃意历家以数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数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转也。「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于此。其实「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尧典特举成数而言耳。以之均为十二月，则多六日无所归，故又每岁作五、六小尽，取其赢而凑足多之数，是以五年必有两闰，以足每岁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数也。虽是除闰月，每岁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气，前后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学于文公者，多见前辈论议，皆有所本，故复纪于此。

云林先生黄长睿云：「馒头，当用『米曼』字【原注：卢文弨曰：案馒头本作「曼头」，不作（米曼），字书无「米曼字」。】。见束皙饼赋。兴元关表诸郡，食肆所货姜豉，用『僵』字最为有理。」予于菊磻高九万处，见苏绍叟手书忆刘改之摸鱼儿一阙云：「望关河试穷遥眼，新愁似丝千缕。刘郎豪气今何在？应是九疑三楚。堪恨处，便拼得一生寂寞长羁旅。无人寄语；但吊梦伤桃，边松倚竹，空忆旧诗句。文章事，到底将身自误，功名难料迟暮。鹑衣箠食年年瘦，受侮世间儿女。君信否？尽县簿高门，岁晚谁青顾。何如引去？任槎上张骞，山中李广，商略尽风度。」

又赋雨中花一阙云：「予往往忆刘改之，作摸鱼儿，颇为朋友间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见也。数日前，忽闻改之去世，□□□□怅惘殆不胜言。因忆改之，每聚首爱歌雨中花。悲壮激烈，令人鼓舞。辄倚此声，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为我和之」：「十载尊前，放歌起舞，人间酒户诗流。尽期君凌厉



，羽翮高秋。世事几如人意，儒冠还负身谋。叹天生李广，才气无双，不得封侯。榆关万里，一去飘然，片云甚处神州。应怅望家人父子，重见无由。陇水寂寥传恨泪，淮山宛转供愁。这回休也，燕鸿南北，长隔英游。」绍叟有冷然诗集十卷行于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于鼓门之前。若晴明，自晡后达旦，倾城出观，巨室或乘轿旋绕。相传云：「看牛则一岁利市。」三日游贤沙，四日游天宁，六日乌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宫，逮暮始散。此皆图志所不载也。

洪文敏公容斋随笔，论人君寿考，自三代而后，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祸，幽辱告终。至光尧太上皇帝之福寿，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国朝大臣如枢相张升、宫保赵<sup>?</sup>，皆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原注：案商刻误「八十三」】。杜祁公八十一。富郑公八十。文潞公独九十二。张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曾宣靖、苏文定，皆余八十。渡江后，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简辅汉卿云：「得赵昌父书，以致政大夫见呼，此甚真实，而又雅驯。可为报同社诸人，今后请依此例也。」

何贤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岳，至祝融<sup>?</sup>下。按岳山图，禹碑在岫崦山。询樵者，谓「采樵其上，见石壁有数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导前，过隐真屏，复渡一、二小涧，攀萝扞葛至碑所。为苔藓封，剥读之，得古篆五十余，外癸酉二字【原注：案句误。疑是「癸酉二字外」。】，俱难识。韩昌黎所谓「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蛟螭」。而其形模【原注：「而」字疑误。】，果为奇特。字高阔约五寸许。取随行李买历辟而模之【取随行李买历辟而模之「辟」稗海本作「碎」。】，字每摹二，虽墨浓淡不匀，体画却不甚模糊。归旅舍，方凑成本。

何过长沙，以一献曹十连彦约，并柳子厚所作及书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为宝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访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圆申，以去冬雪多冻裂。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反疑何取之他处以诳曹。何遂刻之岳麓书院后巨石，但令解柳碑来，匣之郡庠而已。

绍定癸巳七夕后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语予云：「适有自弋阳来者，言县境桃花步渔人，入水见一物，长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约四百余斤。两头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圆，其二如半月。非铁非石，图形以示云。渔人舁至县市，火，复舁之桃花，又火，迁于神祠始息，众莫识。」予应曰：「此不难别，其制绝类岳阳楼下铁枷。必县傍溪中，古有龙崇，时得道之士如许旌阳者，铸为此物，以镇塞妖蛟蜃穴。岁月深久，水所渍，故不类铁。致灾者，徙岸也。异时当复置水。」

岳阳沙上数枚，人以为厌胜铁枷，或以为湖贼王么砮石，或云昔人拒敌锁江之具，图经皆疑其非。或有傅会者曰：「晋太康元年，大举伐吴。二月戊午，王浚、唐彬，击破丹阳监。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以为必此物。今观弋阳所出，可名之锁江之具乎？以此验彼，厌胜之物明矣。

德兴邑廡，有石刻二诗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相见面。门无官府，身即强健。麻麦遍地，猪羊满圈。不知金贵，唯闻粟贱。夏新绢衣，秋新米饭。安稳眠睡，直千直万。」

「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着县门，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稼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蹄。」

沙随先生跋云：「右二诗，不知何人作。上饶公端殿汪先生，过豫章之进贤，手书于旅舍。后三十年，门人程迥授邑于兹。既受代，始于郡中得之，而真迹不复存矣。友人高季安，会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托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迥跋。」

此诗始刻于进贤，再刻于德兴。丙子巨浸，出于泥滓中，石断字漫。邑宰潘传重刻之。世南爱其言近而意切，惧其碑之复沦，故纪于此。

雪?为刹，与径、蒋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义存开山创寺。干符二年，赐号真觉禅师。

传道德山五祖寺有木球，相传谓常受真觉役使，呼仆招客，毯皆自往来。嘉泰间寺灾，球忽落入池中，得不坏。

山周遭百里间，皆（大岁）【音豁】竹?，味极甘美。寺?自三月至五、六月犹饜饩，亦觉所植也。

### 游宦纪闻卷九

世南近于三山郡斋，获观龙眠所作奉节图。后题云：「景文老兄，持节守大名，从迓吏以访别。念非仁者不能以言为赠；赠之以佛衣绫而不受，赠之以纹縠而不受，戏作奉节图，以见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长啸，无复愧于古人矣。元佑坤成节曰，龙眠山中人，李公麟书。」

景文，即刘季孙也。平之子。东坡尝荐之，后知隰州而歿。有诗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黄柑三百颗」帖，坡尝有诗与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气压邺侯三万签。」坡一日语景文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以何为对？」刘云：「可对千不如人，万不如人。」坡为绝倒。

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

，作六书？，谓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从六者而生，总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间惟谐声类最多，计二万一千八百一十。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

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戈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

字学不讲，多因前代讳恶，遂致书画差误。汉以火德王，都于洛阳，恶水能灭火，遂改「洛」为「雒」。故今惟经书作「洛」，而传记皆作「雒」矣。秦始皇嫌「？」【韵？在上声】字似「皇」，改为「罪」，自出己意，谓非之多则有？也。今经书皆以「罪」易「？」，独礼记、尔雅，犹有可考。「？」字、乃子云奇字古文「天屈西北为『？』。」今易中「无」，皆从「？」，它书则杂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讳世民，故今「牒」、「叶」、「弃」，皆去「世」而从「云」。漏「泄」、縲「继」，又去「世」而从「曳」。「世」之与「云」形相近，与「曳」声相近，若皆从「云」，则「泄」为「运」矣，故又从「云」而变为「曳」也。「民」则易而从「氏」，「？」、愍、「泯」之类，至今犹或从「氏」也。以至如晋讳「昭」，改昭穆之「昭」为「韶」音，秦讳「政」，而改正月之「正」为「征」音，至今从之，此何理耶【原注：卢文弨曰：案「正」，未必为始皇作「征」音也。】？字声有清浊，非强为差别。夫轻、清为阳，阳主生物。形用未着，故字音常轻。重、浊为阴，阴主成物。形用既着，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诸身为「衣」，冠加诸首为「冠」。「衣」与「冠」读作平声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属乎阴也；读作去声者，其音轻。未定之物，属乎阳也。物所藏曰「藏」，人所处曰「处」。「藏」平声，「处」上声者轻，其作去声者皆重，亦其类也。

胡堂长伯量，记度常卿涵星研云：「宝庆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诏入京，过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研，而庐山胡泳记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广四寸，其长倍蕤【其长倍蕤「长」稗海本作「表」。】。高寸有半，上广下杀。其阴容掌，不啻面出。玉斗为池，斗之半，微为洼坎，如半月，用以限墨。』

『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云气。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复差大而高，外微绿、中黄，瞳如针眼而绀碧，？星此为独胜。小者九；二倚东壁，二倚西壁，如参、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东井然。汲泉满池，粲粲相辉，半月止墨，玄云（黑炎）彗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

。星在阴者二。』

『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岩」，下三字曰：子容记。子容，苏丞相颂，意其初得也。东壁之外，有墨书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研阴七字，本亦未尝刊。以借观者众，惧把玩之多，遂成泯没，故李氏刊之。按坡诗，有以涵星研赠范纯夫侍讲，风月石屏赠子功中书共二首。诗中模状，与此研实合。以年谱考之，当在元佑八年癸酉。研后归李才元家，其孙家于成都之成都县。史君以百五十缗购得之，外周以二髹匣。阴各有朱字纪岁月及土人姓名；外者，乙亥洋州造【原注：案商刻作「己亥」。】，大方志。内者、辛未杭州，后洋沈上牢。坡仙元佑己巳，以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则内匣为坡仙在杭作无疑，距作诗为先三年耳。范、李后为?家，故研归李云』。』

许枢密崧老，尝记黄秘书辩博之说云：「昔长睿父博学好古，颇得三代之遗器。其鼎文有上下画一而中重三者，长睿父识之曰：『此争首也。盖着饮食有讼之成。』然则八十一首与周易准，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见，其器必后汉时物。盖八十一首作于子云，何缘三代时已有争首。

又云：「初予与长睿父见古太玄于中秘书，长睿父手录藏之。明年，予复求之，则本已亡。长睿父以其所录借予而卒。予既作传，藏长睿父书襄陵，见其子弟归之。会狄难起【会狄难起「狄」原作「兵」，稗海本作「狄」，据改。参考卷一校勘记第二条。】，城陷，而翰所传玄经与凡论次周易、春秋、论语、法言，以先附便舟适免。故古太玄，今独予有。逮渡江留建业，一夕兵变火作，郁攸被予舍望，予戟决藩篱遁去。自悼死生未测，而书知亡矣。然乱定，便人视之，则居以反风不焚。诸物席卷无遗，而书独存，是岁建炎初元也。未几，被召行在，以书属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复遇寇，而予舟焚仪真，携书尽亡。独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岁，客分宁，邑人得予书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负书奔浏阳。值乱兵入，尽弃其装，以书夜度大光保平江。月余，狄陷岳阳【狄陷岳阳「狄」原作「敌」，稗海本作「狄」，据改。参考卷一校勘记第二条。】，游骑至平江，复以书还分宁，刻书乃成，尚念世纷之未艾也。故属长老清公，藏诸黄龙经藏。因念经之几绝而仅存，艰虞若此。使学者知斯文之不坠，盖有天助；而哀予颠沛流离万里，保有之难也，而共振显之。天人之际，精感神昭，则必有和同无间，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隐吏许翰记。」【古太玄今不复见，惜哉！】

龙图马公遵，字仲涂，吾郡之乐平人。至和间为谏官御史，言时政多听用，国史有传。

今其家藏蔡忠惠公帖，用金花笺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画，令人起敬

，真奇物也。世南尝屡得观之，云：「梅三、马五、蔡大，皇佑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欧阳九评之，当处在何等？马五诺我，精婢润笔，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纸四字不存。

南轩先生尝跋云：「蔡端明此书，大得颜平原、浯溪磨崖刻笔意。世人但知其端严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纵运用妙处，何异赵括读兵书乎？前辈评端明正书为本朝第一，盖不诬也。」

世南尝从亲戚马建家，见洪文敏公内简一幅，与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间宣召，从容圣语云『近日郡守辞见，并诣议事堂，太子封札子来。但思之，甚有未尽处。盖全不见语话，如何得识其贤否？朕于选引郡守，自有见处，几于不传之妙』。遂笑云『所谓父不能以传之子也』。迈奏：每见批出，别与差遣人者，无不合于公论。上云『如张垓者，观其人材，尽做得一州。只缘鄂渚屯大军，有诸司，却恐它费力，故改与九江』。迈奏：张垓是臣乡人故参知政事焘之子，其人诚如圣训【原注：案商刻作「谕」。】。自得改命，极感圣恩。至于玉音说其为人，虽乡里与之久处者，不过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见，即尽其平生，可谓至当。上笑而颌首。观此，足知简记不忘，故详以报。」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语，拜手敬观，益足以窥聪明冠伦妙处也。

阶州产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洁，初琢时可爱，久则受垢色暗，今朝廷取为册宝等用。有黄、青、黑、绿数色，取之不穷，而性软易攻，故价亦廉。巴州、嘉定府，皆产玉石，曰「巴璞」、「嘉璞」。坚而难琢，与玉质无异，故价数倍于阶石，其温润与玉等。叙州宣化县，亦有玉石，曰「宣化璞」。

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标、瓜蒌标。琢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鉴者不能辨。

峡州之上百里间，有黄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来贾客或牵江人，得于沙碛间者以献。有一石，质黑纹白，隐然龙形，作蜿蜒状，鳞、角、鬣，纤悉具备。又有如孔雀尾者，是为石中之异。

忠州乐碛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竞持来求售。有指甲纹，亦有磨见白质者。虽光莹可观，然皆砭砭也。是数郡所产，皆予所经历，故亦稍能识别。

橄榄，闽、蜀俱有之。闽中丁香一品，极小，隽永，其味胜于蜀产。家君尝手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再岁而树壮。畏霜，覆以屋。又三岁，高二丈许。始实，初如菘豆，凡两月渐大。有堕地者，视之，木患子也【原注：案商刻「患」作「憯」。】。皮可洗衣，功不让皂角，核则人以为念珠者。

呜呼！地土风气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为枳，鶡不踰济，貉踰汶则死。地气使然，无足多怪。

后山赠二苏公诗，末云：「如大医王治膏肓，外证已解中尚强，探囊一试黄昏汤，一洗十年新学肠。」任子渊注云：「按图经本草曰：『合欢，夜合也，一名合昏。』韦宙独行方，胸中甲错，是为肺痈，黄昏汤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说最为牵合无义。

沙随先生云：「晚年因阅本草，王孙，味苦平，无毒，主五藏邪气。吴名白功草，楚名王孙，齐名长孙；一名黄孙，一名黄偃筐，生海西川谷。盖指当时癖学，为五脏邪气耳。取义精深如此。」

庄子云：「夔怜蚘，蚘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盖谓天机所动，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虽无足，行疾于蚘。蛇行虽疾于蚘，岂如风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风虽疾而胜矣，岂若目视所到为最疾。目视虽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广「大胜者，唯圣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论心之问曰：「心之虚灵，无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则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万世之未来，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灵。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纔发念，便到那里。神妙如此，却不去养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转于利欲之中，都不知觉。」此说通透极妙。如庄子，是从譬喻上说来，且卒章不说心字，故令人卒看难晓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与之，吾乡前辈也。以国学上舍，登绍熙庚戌甲科，事宁考为秘书监。初仕临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习易，读程伊川之书，以收科第。于新制，未委是与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漕难其报。后有谗之者，内台欲加论列。何公澹在谏省曰：「其所守不变，可罪之乎？」

游宦纪闻卷十

黄秘书长睿父之子诏，纪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围城中，失去杨凝式书一册，并其先人手书杨传。以无别本，念念不忘。是岁四月，复寓饶之德兴太宁资福寺。偶录遗文，遂见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终失坠，今纪其年谱、家谱、传、赞于此：

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题识多自称癸巳人。唐天佑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谏其父唐相涉，宜辞押宝使。涉惧事泄，凝式自此遂阳狂，时年三十五。五代史补，言时年方弱冠，误也。晋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阳风景四绝句诗，年六十七。据诗云「到此今经三纪春」，盖自丁卯至己亥，实三十年。则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真迹今在西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亦有石刻。书侧有画像，亦当时画。又广爱寺西律院，有壁题云：「后岁六十九。」亦当是此年所题。此书凡两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迹今存，但多漫暗，故无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宫寺题

名，称太子宾客，时年六十九。真迹今在此寺东序，题维摩诘后。又吏部郎荣辑家，有石刻一帖，无年，但云「太子宾客杨凝式，暮春，奉板舆，至自真原」等语。其末云「清和之月复至」，当是此年前后也。

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奠定智大师诗二首【是年有奠定智大师诗二首「奠」稗海本作「真」。】，时年七十。真迹在文潞公家，刻石在从事郎苏太宁家。晋开运元年甲辰【原注：元衍「岁在甲辰」四字。晋开运元年甲辰原脱「晋」字，据稗海本补。】，是年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诗八韵，时年七十二。题于洛阳一僧舍书胜上。后云「维晋九载」。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刘寿家【原注：案商刻作「刘焘」。】。开运二年乙巳，是年五月，于天宫寺题壁，论维摩经等语。八月再题太子少保，时年七十三。真迹今在此寺东序，并辛丑题同刻石。开运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并七月，有寄惠才大师左郎中诗三首，称会同丁未岁。会同，即契丹入晋改元之号也。时年七十五，称太子少傅。真迹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苏太宁家。周广顺三年癸丑，是年于长寿寺华严东壁题名，时年八十一。后又题「院似禅心静」等二诗，称太子少师，亦应是此年。真迹今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旧本耳。又有与其从子侍御者家问二帖，后题广顺癸丑岁孟夏月。真迹在洛阳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余字，在洛阳故职方郎李氏家者刻之，无年，但称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师杨草名，亦应是广顺中也。

又家谱云：唐修行杨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结。次子继，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间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钧【原注：案诸本俱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改。】，出居冯翊。至藏器，徙浚阳。唐相杨收之父曰遗直，生四子，名皆从「启」，曰：发、假、收、严，以四时为义；故发之诸子名，皆从「木」，假之子从「火」，收之子从「金」，严之子从「水」。严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记唐六臣传，乃以收为涉之祖、严之父，非也。

杨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后，唐相涉之子也。天资警悟，工草隶，善属文。昭宗时，第进士，为度支巡官。再迁秘书郎，直史馆。梁开平中，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去从西都，张全义辟为留守巡官。梁相赵光裔器其才，奏为集贤殿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诰，改给事中，史馆修撰，判馆事。明宗立，拜中书舍人。长兴中，历右散骑常侍，工、礼、户三侍郎，后以疾免，改秘书监。清泰初，迁兵部侍郎，复以疾归洛。晋天福中，迁太子宾客，寻除礼部尚书，致仕。开运中，宰相桑维翰表起为太子少保，分司。汉干佑中，历少傅、少师。周广顺中，再请老，以尚书右仆射致仕。显德初，改左仆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于洛阳，年八十二【旧史云

年八十五，误也。】 赠太子太傅。

初、凝式父，祖，世显于唐。至涉相哀帝，时方贼臣陵慢，王室残荡，贤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语凝式曰：「世道方极，吾婴网罗不能去，祸将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当送传国宝，凝式谏曰：「尊为宰相，而国至此，不为无过。乃更持天子印绶与人，虽保富贵，如千载史笔何！」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惊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谦持，终免梁祸。

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遁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号或以姓名，或称癸巳人，或称杨虚白，或称希维居士，或称关西老农。其所题后，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

其佯狂之?甚着。卜第于尹居之侧，遇入府，前舆后马，犹以为迟，乃杖策徒行，市人随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挟纩。会有故人过洛，赠以绵五十两、绢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袜，以施崇德、普明两寺饭僧。其家虽号寒啼饥，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闻其事，乃自制衣给米遗之。凝式笑谓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见赍也。」每旦起将出，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乃曰：「姑游石壁。」闻者抚掌。

凝式诗什，亦多杂以恢谐。少从张全义辟，故作诗纪全义之德云：「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它类若此。石晋时，张从恩尹洛。凝式自汴还，时飞蝗蔽日，偶与之俱。凝式先以诗寄从恩曰：「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从恩弗怪也。然凝式诗句自佳，及至洛后，以诗赠从恩云 【原注：按此句下，疑有脱文。】。其题壁有「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官学神仙。」 【争官学神仙「官」稗海本作「肯」。】 清丽可喜也。尹洛者，皆当时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为礼，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责也。

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时，而唐、梁之际，以节义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祸，以寿考终。

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圯，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爱其书帖者，皆藏去，以为清玩。世以凝式行书，颇类颜鲁公，故谓之颜、杨云。

赞曰：唐李不纲 【唐李不纲 「李」稗海本作「季」。作「李」义亦通



，但不若作「季」为优。】，朱晁乘时盗国，一时公卿大夫，迫于凶威，鱼伏鼠遯，能全节者无几。故六臣奉玺绂，骏奔畀之，惟恐居后。而凝式乃能谏父，以千载史笔为耻。因兹阳狂，弗与世网，优游卒岁。言足以厉俗，智足以全生；正谏似直，吏隐如愚，岂特宁武子、东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阳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原注：按商刻「不知」作「不言」。】；徒知墨妙可传，而不言其挺挺风烈如此。谏涉之事，新、旧史皆弗书，复不为立传，可胜叹哉！余因汇次笔迹，遂为之传。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书与阳狂而已。

欧公小草，世不多见。沙随先生家，有所藏石刻，东坡跋云：「文忠小草秋声赋、归鴈亭诗，当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间，以苴藉絺纟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鹄，非虚言也。」

沙随跋其后云：「张汤逢君之恶，贼杀不辜，独以推贤扬善，有后于汉。文忠公推贤扬善之功，一时元老巨公，多出其门，非汤所敢望其万一，而无汤之罪。今其后止有选人三数辈。景德监镇侯【景德监镇侯「侯」稗海本作「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选人之困者也。天之报施，有时而爽，可为慨叹！」

又云：「尧、舜一传已不振，吾于文忠何恨？虽然，令闻广誉，常若绣；笔力千钧，常若壮夫。岂与曹蜍辈，富贵宦达者，同日语哉！」

世南仕闽中，于忠定李丞相家，见坡公一帖云：「某顿首，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它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乎！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某不过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详，续奉报。次尚热，惟万万自重。无聊中奉启，不谨。某再拜元老长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审为谁，当考。

观此，足见坡公笃爱交友，留意人才，为可敬叹。所谓奇俊之子，名湛，字处度者也。

谷帘三迭、庐阜胜处。惟三迭于绍熙辛亥岁，始为世人所见。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修净业，名动天聪，被旨祝发，住圆通，号青谷止禅师。当时已

观此泉，图于胜果寺之壁。盖未出之先，缙黄辈已见，特秘而不发耳。从来未有以瀹茗者。

绍定癸巳，汤制干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题，以为不让谷帘。尝有诗寄二泉于张宗瑞曰：「九迭峰头一道泉，分明来处与云连。几人竞赏飞流胜，今日方知至味全。鸿渐但尝唐代水，涪翁不到绍熙年。从兹康谷宜居二，试问真岩老咏仙。」张赓之曰：「寒碧朋尊胜酒泉，松声远壑忆留连。诗于水晶进三迭，名与谷帘真两全。画壁?霞醒昨梦，茶经日月着新年。山灵似语汤夫子，恨杀屏风李谪仙。」九迭屏风之下，旧有太白书堂，及有诗云「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迭」之句。

扬子江心水，号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当波流险处，汲取甚艰。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沦溺。寺僧苦之，于水陆堂中，穴井以给游者。往岁连州太守张思顺，监江口镇日，尝取二水较之，味之甘冽，水之轻重，万万不侔。干道初，中泠别涌一小峰，今高数丈，每岁加长。鹤栖其上，峰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时矣。

玉乳泉，在丹阳县练湖上，观音寺中。本一小井，旧传水洁如玉。思顺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经由，专往访索。僧蹙頞而言，此泉变为昏黑，已数十年矣！初疑其给，乃亲往验视，果如墨汁。嗟怆不足，因赋诗题壁曰：「观音寺里泉经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来无陆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摄邑，六月出迎客，复至寺，再汲，泉又变白。置器中，若云行水影中。虽不极清，而味绝胜。诘其故，盖绍兴初，宗室攒祖母柩于井左，泉遂坏，改迁不旬日，泉如故，异哉！事物之废兴，虽莫不有时，亦由所遭于人如何耳。宗瑞，思顺之子也。

跋

博物洽闻，儒者事也。非足迹所经历，耳目所睹记，则疑以传疑，犹未敢自信，况取信于人乎？太史迁少时，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访齐鲁之旧迹，过梁楚之故地；然后采摭异闻，参讨往事，而大放于史笔间，至今史官宗信。鄱阳张光叔，文献故家也。讲学家庭，藏书日富。蚤从云台史君，游宦入蜀，见闻已不凡矣。及涉江湖、达浙、闽，视昔所获伙甚。惧遗忘而随笔之，噫！有志哉！余与光叔交，每见其搜访异书，如获至宝，极力传写，初不知异闻之有录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骇目，多闻所未闻者。以半生经历睹记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饠饱矣。使用志不已，网罗山海之百珍，毕陈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修史校书，它日或有采证，岂小补云乎哉！因书其后归之。绍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后人李发先书。

此书会稽商浚，曾刻入稗海第四卷中，文有颠错，他卷亦有脱文。余从知

不足斋借得旧人钞本参校，乃始完善。其言字书无「褪」字，又韵中不载「尖」字。盖「褪」，古但作「退」，「尖」，古但作「𦏧」也。然广韵自有「尖」字，光叔未细检耳。又言馒头当用「米曼」字，见束?饼赋。今考束赋中，自作「曼」字，即字书中，亦不见有「米曼」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讳，故读为「征」，此则未然。如尚书音「常」，星宿音「秀」，自是当时所呼如是，岂亦有讳耶？且「政」本字尚不改音，而独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书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见于碑刻，非误也。即李发先跋此书，称云台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谓史姓其人。书中有「以启干阙」语，「干阙」犹求官也。商本乃改「干阙」作「千册」。古书之流传者，往往为不学之人所窜改，其可笑多类此。如不见旧本，又乌从而尽正之耶？因有刻本，而遂废钞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东里卢文弨坐西轩书。